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陟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

陟九

訪清於那羅延堀具白重刻方冊大藏因緣
方且訂盟於堀中爾時清以荷法情深心重
然諾豈不荷擔以洞門未開荆榛未闢意將
有待而然也已而達師西遊開本二公從赴
清涼以卜居質疑於舅室大士即蒙印許以
金色界未幾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余本公
問余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栢大論若干卷示
清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微藏心法香薰
徧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
禪始末字字真心信乎無不從此法界流也

且曰方冊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方便第恐
執梵筴而致疑者煩煩解之至詳且盡夫復
何言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眾顧玦數
舉而不能悟一愚羽沉大道乎嘗試論之始
吾佛聖人說法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
演普門法界修多羅塵說剎說熾然說斯豈
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
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隨機施設方便法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
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爲三藏十二
部廣布西夏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
付囑流通諸弘法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
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
已身或現佗身或示已事或示佗事種種所
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華所出諸善知識同具

生身各各法門無非毘盧遮那海印三昧神
威所現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法
本無住遇緣卽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
鳥噪猿吟皆談不二翠竹真如黃華般若斯
又豈區區華梵可分紙墨長短可較哉雖然
語固有之人情安於常習惑其希睹復何怪
哉藉令始也契書華筴而梵策又以彼此爲
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妙在
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卽隨所
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
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真法身一切衆生自
性也悲夫人者沈酣衆苦稠林昧之久矣故
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
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
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

勝九

二

順方便又何以令諦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
耶况衆生有種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
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樂歡喜者今所化之
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角而白毛能
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取角
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
如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真丹云
多思惟思惟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
根鈍舉皆是也何以知其然耶嘗試觀夫世
智辯聰率多殉耳目陸沈欲泥間有靈根夙
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於功名去此取彼
卽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死
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俑人豈直鈍
根法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
悲夫悲夫當是時也孰能力起而振救之若

勝九

三

大師者斯刻之舉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奪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付囑而來耶不然何以勇健如此故吾觀真諦真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尊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幸哉雖然勿謂無人自顧所積何如耳聞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於毫端覩毘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或曰方冊滅敬將無慢法之

罪耶子曰性性湛然般若圓明諸流通者譬若分燈卽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然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徧周沙界窮未來際燒盡闍提卽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湛然常住也二公勉矣前旌嗟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劍不利怯弱不敢先登敢辭執鞭之後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冊大藏經序

達磨航海西來由至五羊而入中國盧祖崛起新州衣鉢終止於曹溪般刺臂裹楞嚴房公筆授于制止是則南海爲禪道佛法根本地也夫何千年已來道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寶爲何物始予蒙恩以逆緣來因開法於青門一時緇白翕然歸向而法性諸弟子率爲上首不數年間教化大行信乎

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於時淨慧弟子喬宗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事專修淨業十餘年來如一日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普利人天適予初歸曹溪公作禮拈香具白其事予聞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然水固本有必鑿而蒙潤響雖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昧而不覺須賴親友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佛如鑿井之人今請大藏者指珠之親友也若各得利濟之益要在人拂襟解帶之間非公與之實公指之耳如是展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徧炎海之濱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

首楞嚴經通議序

陸九

五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祕密心印統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真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顛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徹一心之原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悉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別無開導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闕蠹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曰各出手眼而引通者非一披文釋義靡不叅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似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學者未免摸寫之嘆余昔居五臺冰雪中叅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疑正心以炤燭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雲月交光之

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略如華嚴法界之設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又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缺故予久有通議醞藉胸中及投炎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萬曆甲寅投老南岳萬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粵門人超逸侍子最久甘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入室請益懸鏡觸發先心遂直筆成帙廣發一心三觀之旨題曰通議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思議法

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然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雜髮即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圖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盲然也及北遊行脚凡叅耆宿必

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然竟無有啟發者向以志慕叅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究已躬下事八年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

恍九

七

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觸聖怒遣戍雷陽達觀大師與予期禮曹溪乃先遲予於匡廬及聞予權難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予南行過龍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申三月至行間越戍戍乃結法社於五羊青門壘壁間集弟子數十輩誦誦法華以了前願衆請講演至現寶塔品了然如睹家中故物卽信此爲示佛知見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深見其非也

遂以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者各各踴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通一經始終之旨法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與恐初學難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會其義明年冬予赴南岳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法爲營安居於寺右落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子曰何不云曇華覺而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請述楞嚴通議卷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法華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法門儻一言有當嘉會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於乙卯六月朔屬草至八月朔閣筆但宗華嚴始終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

性海以見吾佛出世以大事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爲入佛知見雖違古作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爲草略弟子性融乃以踞法壇者相與校覈三越月而成然非敢爲抄契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嘆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修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

佛九

八

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徹盡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真體了無剩法是爲諸法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來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沉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投記豈細事哉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年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佛九南岳岳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旬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荆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

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然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即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向以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籤而略句記義有未盡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于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子少從講習卽有疑焉及住山多年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示佛境界卽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

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誠不敢是今非古以啟謗法之罪也居士顏廣曆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栢謂無明十二緣生卽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若無明觀體無二如乳之爲酥酪醍醐不從外得蓋得醉爲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深般若其功惟在炤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爲五蘊由照五蘊皆空卽成般若則觀照之用得非五蘊之醉歟以用之者希故迷之者衆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

力豈細事哉永爲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爲上至佛法則從來未聞子隱南岳會叅知馮公守茲土邀予過遊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予爲開示般若之旨聞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若時雨化門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衆將爲諸人佛種之醇歟佛言醍乳不成醍醐特爲不信者言之耳

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真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事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部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

陸九

一

疑不能頓悟難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真因故此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真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然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昔西域無著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著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

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汗初學之士似難領略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卽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剝絕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于是恍然了無剩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卽于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前則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眈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逸通烟各捐資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

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刻金剛決疑題辭

般若爲諸佛母菩薩之真因衆生之佛性生靈之大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衆生日用現前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端在信與不信耳故曰諸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訶而劣解之徒展轉生疑以爲非已智分以疑根未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決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然披露始信自心清淨了無一法爲已障礙此金剛般若直拔疑根爲發最上乘者說殊非淺識薄德之能解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法不立是爲宗門正眼也昔

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潛言外而此方義學執筌失指從前得意忘言者希于自幼能誦而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超悟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爲性障因住曹溪偶爲大衆發揮一過恍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此法離文字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班以當法施初刻之嶺南再刻於五雲又刻南岳學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正因將以是爲嚆矢也

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蓋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

覺覺則知懼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紀絕人之不淪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于仲尼蹶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于丘明以爲之傳莫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凜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事畢矣由是觀之丘明之心卽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事與詞之間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譏其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爲言懼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

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既亂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二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事詞闡易之旨其所深譏者違卜蔑祀與僭君叛父同歸于敗善惡必稽其所終禍福必本其所始所謂俟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侮之以爲巫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隱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年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移忠孝于法王慈父既因弘

陸九

十四

法罹難幾死詔獄蒙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尤究心于忠臣孝子之實偶讀春秋忽于左氏之心有當始知巫之爲言未探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事委必有源本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身處地每于微言密旨欣然會心輒援筆識之勒爲一書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也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萬法者心之相也死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華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

陸九

十五

世而後見也楞嚴殫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徵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吉凶利害憂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乃獨以左氏爲巫豈不寃哉某用是深慨憫末學之無聞特摭愚見著爲是編昔我高皇帝以春秋本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途通纂爲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于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主會凡討罪

必書公如晉以魯先之如伐鄭之事仲尼之本意也背于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暨于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然如砥黑白其中報應景響之徵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隨事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然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凜然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爲主或事在彼而始于此或始于彼而終于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

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罪我無辭焉始于晉而終于周猶冀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于幽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嘵嘵乎某曰不然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卽經以明心卽法以

陸九

十六

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于禪奚尤焉夫言之爲物也在悟則爲障在迷則爲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于瓊海之明昌塔院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磨西來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事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由是觀

陸九

十七

之四十九年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橫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卽佛弟子親習權乘執爲己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西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與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及萬言卽粵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嗟夫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達磨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

壞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
文言爲究竟叅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斥
教乘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爲必當卽此一論
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朗鑑視爲文字而讎
之詎非大迷也哉嗚呼西域性相之執馬鳴
旣力破之卽此方教禪之偏執圭山著禪源
論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發明性相一
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覩此豈
真究大事者哉予蚤年卽棄講義初聽諸經
不知爲何物切志叅究旣性地一開回視文
字真似推門落臼於楞伽則有筆記于楞嚴
則有懸鏡是皆卽教乘而指歸向上一路奈
何世之習教者槩以予爲不師古叅禪者槩
以予爲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可誰何無
怪乎視馬鳴龍樹圭峯永明爲門外漢謂一

梵

六

大藏經爲指膿涕紙也且斥發明一心之說
爲文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
字耶予謂固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叅禪又不
若親持經論爲般若之正因種子也且叅禪
動以離心意識旣能離心意識求向上豈不
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法門此弊非學者
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已見之過耳
此論舊遵賢首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望
洋杳莫可究予向纂舊疏去繁就簡爲一貫
旣而語似欠順故祖疏義爲直解就本文而
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離
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塗是救末法之大關
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旣刻之於嶺南
安成今復刻之新安其唱導助緣者皆一時
四衆法侶也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脉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投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翫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

陸元

十九

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

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嘆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由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真修卽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塗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雅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蠶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浮遊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于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于吳門以尚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紫栢老人全集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利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字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卽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爲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

勝九

十

隆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卷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嚼雪吞種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椎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

勝九

三

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師初往來于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二氏法緣最深于潤甫居士每得師片言隻字藏貯如拱壁及遊匡廬主邢孝廉來慈長杉館師之法語留邢氏者亦多師化後潤甫屬王君仲橐結集爲一部予

久沈瘴海爲師了末後因緣過金沙之東禪
潤甫捧師集示余稽首請爲其序余三讀其
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
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暗
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于毫端如
巨靈揮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
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
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聲音色相求
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
意痛處剗錐直欲剝絕命根卽此可當金篦
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宗妙悟
超絕語言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
題曰紫栢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
具金剛正眼視之于言外則思過半矣

雲棲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咸
稱曰文獨佛語不然以世出世間情與出情
之異耳蓋佛所說以實相印印定諸法凡所
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
可得而思議者焉以文求之譬夫執水而求
火也豈特佛經卽從上諸祖麤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況本于文而超于情者乎予讀雲
棲大師集三復而興嘆焉師以儒發家中年
離俗單究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徧叅諸
方有所發明遂挂瓢笠匿迹雲棲以恬養知
非有意于人世也況爲文乎久之聲光獨耀
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屢滿次則林立久則
雲屯霧集皆有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居
者平常故于應機接物無門庭絕城府無崖
異如鑑照物妍媸順應故無減否無指謫一

陸九

三

任其本懷故來者如蠱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年讀金剛般若諸弟子從佛持鉢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空生忽嘆希有世尊予忽然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前二十年無人知爲何事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固知孔子之嘆莫我知也卽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而竟莫能入然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於戲聖人影響于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醜柏耳然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衆卽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于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喻直捷而盡理如

陸九

三

月照百川清濁並映使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是而爲佛祖之亞者予于雲棲之文見之矣議者謂師爲老師宿儒予嘗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某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照後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方外遺書序

昔唐宋諸賢宰官棲心禪悅者載之簡冊如裴楊張呂諸公與黃檗大慧諸大老遊戲法喜皆扣關擊節無不發明向上一路惟在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椎煅煉習氣則施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莫春子立馮延齡送我吳門舟中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達觀蓮池二大老遺書皆手蹟不惟叮嚀法門克荷大

事其於應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肝而調劑之方不特砭膏膏起廢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寶之當爲慧命非獨墨寶手澤已也

雲棲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特爲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法無遺從淺至深始于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乘之設皆是遮護名爲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法令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深淺故教分頓漸至末後拈華直指離言之道達磨西來單傳此道名爲禪宗頓門然此頓宗之旨非獨一禪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以執教者迷宗執禪者毀教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于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

之行較之於禪但頓漸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志尚虛玄以禪爲高薄淨土而不爲時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已之德器但隨聲妄和曾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久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至若義學之徒虛事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于今日也雲棲大師蚤悟唯心步九因極力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自建叢林二二四身教弟子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年故海內緇白信從者衆大師所著彌陀疏鈔發明殆盡至于尋常開示言句提惟心以闡淨土之旨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爲入室弟子所錄此語

目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直扶
末法瞽眼之金篦也頃宦遊星渚入山過訪
以稿見示予三復三嘆僭爲代一轉語于編
首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陸元

圭

音釋

剝子小切 眈都奚切 膏虛交切 媿赤之切
言呼光切 眈焦上聲 眈音低 膏音梳 媿音痴
言音荒